

竹林·岁月·清欢

□ 彭海玲

在我老家的东边，有着一片竹林。这竹林是我外公种植的，距今大约有50年之久。尽管它的面积并不是很大，但却格外茂盛。其实，这块地本是荒地，但外公想着不要浪费了这么一块地方，于是，才决定用来种植竹林。外公不知从什么地方挖来一些竹子根，就这样稀稀疏疏地种下了，每天给他们浇浇水，第二年便发出一些，接着一年一年汇成了如今的那么一小片竹林，占据了房屋的东侧以及屋后的土地。居住在乡下老家的日子里，也让我见证了竹林的一年四季。春天的早晨，竹林吮吸着甘露，孕育着不少冒出头的小竹笋。记得那时我和弟弟总喜欢扛着锄头，提着篮子去竹林里“寻宝”，每每都有不少的收获。夏天的午后，炎热令人感到全身难受。外公就在竹林里挂了一个吊床，灼热的阳光被密密的竹叶遮住了，十分阴凉。我舒舒服服地躺着，随手摘下一片绿油油的竹叶，放在嘴边，吹出鸟鸣似的音乐，伴着清风、虫鸣、鸟叫进入甜蜜的梦乡。到了秋季，许多金黄的竹叶飘落下来，地上堆了厚厚一层地毡似的竹叶。外公和我总喜欢躺在棉花似的竹叶上说着笑话，竹林里一片欢声笑语。而在寒冷的冬天里，万物都显露出一片黯然失色的模样，然而，竹子却依然顽强地挺立着。细长的竹叶上有着着一层白霜，晶莹剔透，整个竹林就像是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诗人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农村人在屋舍周围种些竹子，大概也免不了其用的目的。

夏天农闲的时候，外公会砍上几根竹子，坐在竹林里，用篾刀把竹子剖上几瓣，然后继续把竹片剖了，直到竹片大约有半公分。他把细细长长的竹片码在一起，就可以编成家里用的篮子和筐子。竹子，对于农家的用途还有很多。菜园里，给黄瓜豆角丝瓜搭个架子；房里，夏天可以撑个蚊帐；厨灶间，编个竹子蒸笼；床架上，编个竹席子。竹的影子也印在我幸福的童年岁月里。用竹子做成的钓竿就是夏日里一道不可缺少的工具。趁日高山秀水正清，我们拿着钓竿，择一魁梧的老树，躲在阴凉下，享受垂钓之乐。而冬天，竹子上，落满了雪，压得枝头全都垂下。一些爱玩的孩子，在竹林里，趁人不备，摇晃竹子，落雪直砸下来，灌了一脖子。乐呵间，还会惊起许多鸟雀鸣声而去。凡有竹林处，皆能有清欢。我想，我的清欢岁月，定然和竹林是密不可分的了！

流萤与蛙鸣

夏夜的况味，清幽而韵美，空气中飘逸着稻花的清香和泥土的气息，田野里散播着清越的蛙音，烂漫的萤火和欢快的蛙声。记得小时候，每每夏天的夜晚，我便和两个堂弟坐在堂屋前的石板凳上纳凉，爷爷边编竹篮边给我们讲民间故事，奶奶笑呵呵地坐在一旁慈爱地给我们摇着蒲扇。粗枝繁茂的枣树在月光下成了一幅构图奇崛的剪影，风吹过，树叶簌簌有声。我们仔细聆听，目光游移在湛蓝的夜空和茂密的树叶间，那美妙的形象和光影把深邃的夜色点缀得分外神奇。最奇妙的是那萤火虫的颜色，清凉如水寒冷似霜。看着冷幽幽的萤光，燥热的心里刹那间溢满了凉爽。捉流萤是我们童年时的一大趣事。星光稀疏，夜色朦胧，旷野里蛙声一片，在河边、在地头、在我们头顶，群萤飞舞，让人眼花缭乱，不由得去追逐戏玩。这时，我和弟弟会展开一场捉萤比赛。我们每人找来一个玻璃瓶子，看到闪闪发亮的小家伙，就小心翼翼地双手轻轻一合，一只流萤就成为我们的俘虏。我身手敏捷，两个弟弟总是我的手下败将，到了熄灯睡觉的时候，我们把瓶子挂在蚊帐里面，看瓶子里蓝色的光一闪一闪的，觉得好玩极了。与流萤轻舞的精妙相比，聆听夏夜蛙声也是一桩美事。夏日的田野、河边、池塘，清风送爽，青蛙呱呱，吠鸣如歌。尤其是那雨后月华满眼的夏夜，温柔的月光一不留神从叶隙间溜下来，悠悠地印在地上。此时漫步田陇，静静地沉淀躁动或烦杂的心，竖起耳朵倾听这与静默契地融和，绝不逊色于任何美景。蛙鸣如潺潺的溪流，时而高亢，时而激越，时而低沉，把夜色点缀出几分神秘莫测，乡村的诗意全在此间藏匿着。夏夜，我常陶醉在这样的月色蛙鸣里，或凝神静听，或颌首沉思，或哼一段乡间小曲，心宁静而陶然，似在月色中洗过一般无比通透，无比澄明，那份悠闲与自然之趣非心无杂念者不能享受。在离开家乡的日子里，我终于懂得了幸福的真谛，简单、朴素、自然，生命的每一刻都值得珍惜，我思念那月光下的轻松与清爽，怀念灯光下的温暖与亲情，怀念那蛙鼓声声，流萤舞动……

邵彩荣的诗

红色老区

(一) 追思先烈寻遗迹，太岳从来赞誉多。窑洞曾经筹妙计，粗纱也可补山河。刀舍将士仇和恨，穴掩工农剑与戈。举国齐心驱外寇，废除旧制去沉痾。(二) 猎猎旌旗遍四方，悲歌古县话沧桑。北高庙处连云雾，长子城头弹雨狂。慷慨英雄啼血泪，从容壮志护尧乡。山注黄土埋忠骨，不朽丰碑浩气扬。(三) 人目丰碑万世芳，传誨<sup>3</sup>徽墨劲道刚。思来烈士承民意，义赴烽烟为国殇。愤可横扫奔阵地，笑将留史耀家乡。时逢党庆寻英迹，华夏同兴筑梦长。

注①：长子县常张乡岭上村纪念碑立于2014年9月30日，主要为纪念上党战役攻克长子城战斗中牺牲的勇士们，陈赓将军的夫人傅涯为纪念碑题词。

红色窑洞

东望太行 西枕太岳 层层山峦的褶皱里 坐落着这个红色村庄 一方方石磨石碾 铭记着岁月的沧桑 一孔孔窑洞 贮藏着厚重的思量 矗立的烈士纪念碑 镌刻着不朽的篇章 走进岭上 虽然它早已褪去了菜色的容颜 熨平了疮痍 愈合了创伤 整齐的楼房 平坦的街道 宽阔的广场 焕发出康健祥和的神采 但踏上这片热土 扑面而来的红色 像团火焰似的面面俱到 让我们怦然心动、热血沸腾

一九四五年八月 日寇投降 蒋家王朝 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 内战阴霾密布 纠集重兵进犯长治 掀起反共恶浪 我晋冀鲁豫部队针锋相对反击 大智大勇赴山城 重庆的伟人注视着这块“脚盆”里的较量 边打边谈 以打促谈增加谈判桌上筹码的重量

九月中旬 庄稼即将成熟的季节 上党战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解放长子城战斗打响 炎帝桑梓 精卫之乡 丹朱封地 西燕国都 这座古老的城池 经历着血与火的洗礼 北高庙弥漫着硝烟 文昌阁在弹雨中摇晃 城墙上充斥震天的呐喊 街巷里闪烁着刺刀的寒光 几天激战 古城在痉挛的阵痛中涅槃重生 弹痕累累的城头红旗飘扬

激烈战斗 一百四十多位英雄魂洒疆场 岭上勇士沟里埋葬 这里有着红色的土壤 闪烁着革命的辉煌 陈赓将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破草鞋、旧军装、土步枪、菜窝头、南瓜汤 铮铮铁骨、男儿刚强 这里有豪情的慷慨激昂 金戈铁马 百战沙场 革命先驱年华正当 枪林弹雨中挺起坚毅的胸膛 青春无悔中谱写壮烈的乐章

红色窑洞是运筹帷幄的军帐 红色窑洞文化源远流长 这里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章 红色窑洞是支前的心脏 储藏战士们的军粮 红色窑洞是战士的依偎 是救死扶伤的药房

英雄关贵喜

(外三首)

□ 高明霞

热血男儿多壮志，为民拔剑斩豺狼。赤城不怕风云变，铁骨能经弹雨狂。可恨奸奸常狡诈，岂堪日寇太嚣张，只身战敌彪躯献，留下丰碑万古芳。

康福申

北大英才志未酬，回乡抗日做先头。铁肩挑起千钧担，信仰推开万里舟。面对酷刑心不改，身临绝境义常留。挥刀策马忠魂舞，不朽功勋史册留。

夏游

雨夜闲来意欲何，翻书游览宋唐歌，诗仙月下思乡切，陶令田园种豆多。忧国少陵茅屋泪，安民文正涓庭波。一帘幽梦西楼醉，万古风流化佩珂。

六月河南暴雨洪荒

暴雨无情肆虐狂，百年洪水造灾荒。无端六月肝肠痛，不幸千家骨肉伤。可恨老天行霸道，且看迷影铸铜墙。同心奉献凝真爱，重整河山锦绣章。



摄影：沁园春 刊头题字：苗志杰

白鹤观石碑

□ 魏跃斌

长子是千年古县，历史遗存的古建筑文物众多。在长子，说起寺，人们会想起法兴寺、崇庆寺、天王寺等等，说起庙，有神农庙、崔府君庙、玉皇庙等等，但若说起观，许多人可能会感到茫然，我便是这许多人之一。

对“道观”产生兴趣是在看了“学习强国”《问道楼观》之后。周王室守藏史老子见周朝礼崩乐坏，遂产生避世隐居思想，他西行至函谷关，遇到关尹喜，这尹喜虽是个关守将军，却也是一名大学者，还是老子的超级粉丝。遇见自己的偶像来到门前，他欣喜万分，一番热情招待，一番推心置腹交流，共同的志趣爱好，使他竟弃官引老子遁隐到他在终南山所构建的草楼，在草楼里他邀请老子写下对中华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道德经》，尹喜跟着老子潜心学习，精益求精成为哲学家、教育家，此草楼也被世人称为关尹草楼观。从此老子、楼观、道家便联系在一起。

时间到了600年后的东汉末年，张道陵为《道德经》所吸引，他对《道德经》进行了编注，进一步发挥道家思想，创立了道教，尊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最高经典，发源于中国本土的教派——道教便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

对长子“道观”产生兴趣是在看了长子文化人的文章之后，白鹤观总是在许多文章中被屡屡提起。白鹤观，多美的名字呀！白鹤在人们的印象中一向是仙风飘逸，超凡脱俗，把白鹤和观联系起来，使我探索观更加向往，也对观所在的地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什么叫“白鹤观”呢？

翻阅长子文化人关于白鹤观的文章，说是唐朝初年有位道士云游到长子，见此地气脉旺盛，仙风飘逸，认为是块风水宝地，于是在此化缘建观，起名“白鹤观”。但真正有史可查的是唐朝第五代皇帝唐睿宗李旦的垂拱二年，也即686年，长子县令高同创建了白鹤观，并购置巨型石板材准备立碑，后高同县令因“坐事去官”，白鹤观并未建成完工，他倾囊尽力搬运来的巨型石材碑也未雕刻树立，躺卧地上。十八年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又一位长子县令郑璋对前任高同县令为唐皇祈福而立大碑之举颇有同感，于是他又对白鹤观未完之工程及观

文把碑面撑得满满当当，以致石丹勒石之人姓名也未留下，碑文书法隽秀，大有虞世南风格。既已雕刻了阳面，碑阴想也不会太难完工，立碑应是不久的事了，但遗憾的是郑璋县令也未来得及把石碑雕刻完毕树立起来便离官去职，只雕刻了一面石碑又继续在草泽间躺卧，这一躺就躺了三十年。三十年后的唐玄宗天宝三年即744年，白鹤观观主王屋道士又起立碑之意，他将在朝廷做官时同僚赠给他的五百四十四韵诗一首并序雕刻在石碑背面，把石碑立在巍首龟跌的石座上。

历经50年，颠沛三代人的努力，终于将“大唐潞州长子县白鹤观之碑”雕刻完毕并立了起来。这一石碑通高4.35米，宽1.28米，厚0.44米，座高1.35米。在唐朝，一个名气不大的小县令，立这么大一块石碑，所耗费的财力、物力、智力想也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了！

这巨型石碑，让我们后人记住了白鹤观。

义、清军入关、日寇侵华，每一次朝代更替，外族入侵都意味着坍塌与毁灭，饥饿与死亡，人肉相食，血流漂杵是人类驱之不散的魔咒，道教总是在苦苦地抚慰着人们的心灵，给迷茫的人们送去希望和灵光。作为道教场所的白鹤观在风雨飘摇的历史中有过道事兴盛、落拓寂寥、人为侵蚀、衰败颓废的经历，一代代生灵从他身边走过又消失在历史的烟雨中。白鹤观实在无力支撑起疲惫的身躯为世人展示他苍老的面容。查阅1705年清康熙版的《长子县志》载：“白鹤观，在城外西北隅，唐天宝三年建。今久废而遗址尚在，有断碑仆草泽间，字半没，难读”。说明至少在清康熙年间，白鹤观已坍塌荒废。

千余年来，石碑以他巨大的身躯驻守在白鹤观，寂寂地见证着一幕幕历史大白的开场与闭幕。

夏日的早晨，在友人的指引下我来到白鹤观旧址，一周新砌的灰砖院墙把旧址围了起来，新建的一座碑亭为白鹤观碑遮住了日晒雨淋。白鹤观没了，但白鹤观石碑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措施被保护起来了。保护文物、修复文物、展示文物是一个盛世特有的标志和惯有的气派。站在白鹤观旧址前，天上白云缥缈，地上清风拂面，历经沧桑的白鹤观石碑斑驳陆离、字迹模糊，仿佛一位经历了千